

与正統同行——明清顺德妇女研究

劉正剛 乔玉紅 著

烈女身殉

麗春者，粵垣河南某孝廉家婢女也。年十七，高未嘗人戲，性貞靜不輕言笑。頃得主人歡心，去歲有某生以正室無子，欲賦小星偶其孝廉，談及孝廉遂以麗春許之。麗春聞之，驚喜未終，生憂病故，其父為謀，往生還。江伯妻之，諱孝廉知，遺詩言及故。每側室孝廉因以麗春特許之，麗春知之，不言。不食，遲北是夕服，其家督率命枕席，追一函情詞哀切，有烈女不二適等語。孝廉聞畢，惋惜久之，厚為贍養，以待旌焉。



顺德文丛（第三辑）

与正统同行——明清顺德妇女研究

刘正刚 乔玉红 著

人民出版社

《顺德文丛》顾问

欧广源 郑国雄 黎子流 陈用志 冯润胜 陈云贤
刘海 梁毅民 周天明 梁维东 黄喜忠

《顺德文丛》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春英 丘国新 叶春生 司徒尚纪 刘斯奋 肖承罡
岑桑 邱捷 陈忠烈 洪三泰 骆伟 黄天骥
徐南铁 谢望新 谭元亨

《顺德文丛》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梁惠英

主 编：招汝基

副 主 编：饶林海 赵里平 沈涌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马曼宁 李健明 何劲和

沈涌 麦润沾 张新杰 吴锡标 招汝基 赵里平

饶林海 梁惠英

《顺德文丛》第三辑序

林 雄

文化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既能帮助我们回顾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展望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在和未来。顺德自古人文蔚盛，名人辈出，地方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敏于思、善于行的顺德人不断将丰富鲜活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总结提升，大大丰富了顺德文化内涵，进一步彰显了地方文化的特色和个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发挥文化在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中的作用，推动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培育城市精神，需要文化的润泽。城市精神是城市之魂，是文化之核心。历史证明，只有文化才能将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精髓吸纳存留，汇成城市的精神长河，滋润着城市文明的萋萋芳草和茂盛树林，推动城市持续健康前行。顺德精神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和沉淀，不仅成为顺德人的精神归宿，也成为顺德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基石。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城市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城市功能面临着深刻的调整，顺德更是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新阶段。与之相适应，顺德亟需通过文化的提升与创新，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城市文化精神并以之凝聚各方共识、积聚各种力量，不断增强城市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顺德城市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实现新一轮的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顺德，需要文化的支撑。省委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十二五”时期的核心任务。建设和谐幸福社会，既需要加快发展，创造幸福生活的坚实物质基础，更需要倡导科学理性的幸福文化，构筑幸福精神家园，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要求更高，期待更高，对精神文化需求充满了新的渴望。这就需要进一步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上来深化对文化

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文化自觉，让蕴藏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理想情操、审美情趣通过注入时代元素，成为人们源源不断的文化给养和城市的新鲜血液。这就需要积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向全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文化产品 and 文化服务，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有效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 and 生活质量。

深化综合改革，需要文化的引导。改革源自思想观念之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嬗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新的思想文化观念既为批判、否定和超越旧的制度和体制提供了锐利武器，同时又以新的价值判断和蓝图描绘开辟了新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模式。作为全省综合改革发展的试点城市，省委省政府对顺德寄予厚望。在综合改革发展的全局中，顺德已充分认识到文化对改革发展的引导作用，先后提出“从拼经济转型到文化转型”，“不仅要担当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更要担当文化发展的领跑者”，充分显示了顺德区委区政府高度的文化自觉 and 文化自信。以文化发展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提升思想认识，树立新的改革观，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确立新的改革判断标准，推动综合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以文化创新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的创新，率先建设创新型顺德，进一步增强顺德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努力为广东切实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率先探路，作好表率。

有计划地推出一系列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著作，是保护传统文化、彰显文化个性、扩大区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顺德推动文化建设的实干精神 and 战略眼光。从2005年至今出版的三辑《顺德文丛》，涉及文化多个领域研究成果，勾勒出了顺德区域文化渐渐走向成熟的轨迹。希望《顺德文丛》继续朝着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方向不断向前迈进，在梳理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顺德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文化建设领域的理论思考 and 经验总结，为广东县（市、区）域文化建设提供更具借鉴意义的参考文本，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顺德建设文化名区作出更大贡献。

是为序。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顺德文丛》第三辑序 林 雄 1

前 言 1

第一章 女贞形象的塑造与演变：以宋代吴妙静为例

一、宋代岭南社会的女性形象	10
二、明代仕宦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17
三、清代完善吴妙静的节孝形象	23
小 结	31

第二章 历经五朝的女官：以明初黄惟德为例

一、明代的广东籍女官	35
二、黄惟德其人其事	38
三、黄惟德的籍贯归属	42
四、清代顺德仕宦建构黄惟德形象	45
五、广东民间对女官的模糊记忆	51
小 结	60

第三章 儒而好贾的才女：以清前期李晚晴为例

一、清前期顺德重商热潮	64
二、命子从商求发展	70
三、著书育子齐家	75
四、振兴家族的心愿	82
小 结	86



第四章 才女的书写与交际：基于国画诗的分析

一、唐宋以来岭南士人的崛起	89
二、女性社交网络的构建.....	103
三、女性诗作的社会关怀.....	123
小 结.....	138

第五章 清心寡欲地活着：以节妇为中心

一、广东士人推行的女教观.....	143
二、备受改嫁压力的节妇.....	149
三、养老抚幼维持家计.....	156
四、守身如玉的未嫁贞女.....	169
五、活着有尊严的女性.....	177
小 结.....	186

第六章 求义存仁地死去：以烈女为中心

一、从列女走向烈女.....	188
二、夫死妇随以求义.....	193
三、抗暴就义护卫贞操.....	202
四、陷入极端的处女烈.....	213
小 结.....	220
后 语.....	222
后 记.....	229
主要参考文献.....	231
《顺境文丛》第三辑编后记.....	233
《顺境文丛》三辑节目.....	235



前 言

顺德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始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此时王朝平定了发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黄萧养起义。为了有效地控制和稳定这一区域，应地方仕宦的呼吁，朝廷同意从南海、新会两县各划出一片土地，设立顺德县，隶属广州府管辖，四周与南海、番禺、香山、新会诸县接壤。顺德设县之后，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创立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然而，顺德作为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至少可以上溯到宋代。当时北方人口源源不断地南迁，民间传说的南雄珠玑巷移民，就有一部分抵达顺德地区安家落籍。¹

宋代以来，顺德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离不开女性的参与，从明代开始，广东士大夫们在形塑女性社会形象时，就少不了顺德女性，吴妙静就是一个例证，本书开篇第一章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而吴妙静及其家庭所拥有的田产，又恰恰显示了宋代顺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吴妙静的故事还显示，顺德女性形象的被建构，与刘志伟教授在《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²中讨论的番禺何氏家族所构建的女性形象，具有明显的共性，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同步性。

明清时期，顺德社会经济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史料中经常出现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数县并列，如明天启年间，在海口经商的广州府商人建立的五邑会馆就是“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五县之人于府

1 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994年内部刊印，第141—144、182—188页；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移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1—94页。

2 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传说故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治北十里海口建五邑会馆，祀天后神，岁时祈报。”这一会馆到道光七年（1827）因商人数量增加，“不止五县之人”，遂易名曰广州会馆。¹又如在号称“天下四大聚”的商业重镇汉口，康熙年间，广州府商人在此建立岭南会馆，顺德商人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之一，据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各会馆公所》记载，汉口规模最大的会馆为岭南会馆，建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广州府南海、番禺、新会、顺德四县商人建立，内分粤魁、番禺、高冈州、凤城四堂，凤城堂即为顺德商人活动地。清代，顺德商人的活动地遍布大江南北，嘉庆《龙山乡志》卷4《物产》记载：顺德商人“或奔走燕齐，或往来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其中。富商大贾之名所由来也。”据我们研究，明清时期，顺德商人在北京、上海、广西、湖北、湖南及省内各通都大邑建立了众多的商业会馆，²显示了顺德商业经济发展的活跃。

在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顺德普通人与宫廷关系不断密切，入宫服役的人数也在增加，女性则以黄惟德为代表。她于洪武年间入宫为女官，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直到宣德年间，才因年迈而返回故乡。与此同时，还有一批男性进入宫中服役，据李遇春先生《明代顺德籍大“珰”》研究，明代景泰年间，顺德有陈道、傅容、郑旺、何琛、陈准、梁芳等一批人入朝当太监，其中陈道、傅容与朝中高官有良好的交际，李东阳、邱濬还为傅容先人写过墓志铭。³这些在宫中服役的顺德籍男女，能够赢得皇帝及其臣僚的信任，也显示了顺德人做事的敏捷和对王朝国家的忠诚。本书第二章即以黄惟德为中心，考察明代顺德人与朝廷之关系，以及清代顺德人对此故事的重新认识。

学界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滥觞于20世纪初，以陈东原为代表的学者

1 吴荣光：《石云山人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 刘正刚：《广东会馆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 《岭南文史》，2009年第3期。



从婚姻、道德、性、缠足等问题考察传统妇女的诸多面相，侧重揭示妇女从属性社会地位的形成过程与演变。20世纪中叶，学界对妇女史研究相对沉寂，但史学大师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呈现了柳如是、陈端生等人的生平与精神世界，尤其通过前者勾勒出明清之交的大变局。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呈复兴趋势，以高彦颐（Dorothy Ko）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包括熊秉真、赖惠敏、李小江、杜芳琴、李贞德、梁其姿、曼素恩（Susan Mann）、白馥兰（Francesca Bray）、伊沛霞（Patricia Ebrey）、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等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力图对男性视角与男性书写所产生的规范历史予以新的解释，她们讨论了宋明以降妇女在文化、医学、技术等相关领域的活动，丰富了学术界对历史时期妇女社会生活的认识。定宜庄、邓小南、杨果、高世瑜、黄嫣梨、赵世瑜、李伯重、郭松义、王跃生、阿风、白凯（Kathryn Bernhardt）等人则从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文学史、医学史等角度切入讨论，对中国妇女史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乡村妇女也逐渐进入了学界视野。

无论是高彦颐还是曼素恩等的国外学者，他们讨论的地域均以江南为重点，²时间则以明清时期为限，但是传统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基于地域、人群、时代等的复杂差异性，以全国或某一朝代作为研究对象可能已不再是推动妇女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主要方向，不同地域的乡村妇女则更多受到地域传统的影响，女性的社会生活经验也将呈现不同的特色。而通过对不同区域妇女史的研究，则可以从地方小历史管窥在社会变迁中人们是如何应对王朝大历史的推行，如美国学者白馥兰通过从家庭空间、女性生产、女性生育与保健等方面研究后指出：妇女并非父权、夫权的被动牺牲品，

1 蔡鸿生：《“颂红妆”颂》；胡守为主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美）曼素恩著，定宜庄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而是中国传统形态与社会秩序积极有力的参与者。¹国内学者联手就史学中的性别研究以及妇女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大历史”和“中国历史”为思考框架，打破朝代分界，从性别视角切入中国历史，赋予历史现象以性别特征，将妇女放在大历史中的同时，努力以女性及性别视角对大历史重新审视。²

学者对广东妇女史的研究，大约最先开始于冼玉清先生，她在《广东女子艺文考》中对广东各地的才女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考证出106种著作，这些作者主要分布地区为：顺德22家，番禺19家，南海、香山各12家，吴川、东莞、新会各4家。“大抵吾粤文风，以广州府之顺德、番禺、南海、香山为盛。”³从洗先生统计的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明清时期顺德的才女数量排居第一位，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顺德的女性教育似乎走在珠三角地区的前列。

明清时期，顺德的文化发展在珠三角地区也位于前列，从建县开始到清末废除科举的450年中，顺德共考取文进士267名，武进士111名，文举人2012名，武举人394名。其中文状元2名，文探花1名，武状元1名，武探花1名。这些数量在明清广东的科举人数中均居于前列。⁴与南海、番禺并称为著名的南番顺人才之乡。当然，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是男性。那么，在这种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环境下，顺德女性的读书情况如何？本书第三、四章专门论述了顺德闺阁的才女现象。在女性闺阁文化中，李晚芳、陈广逊值得大书特书，尤其是李晚芳的才情，既有当时才女以诗歌写作的共通之处，又有其自身耀眼的光芒，她阅读《史记》有感而发，给我们留下了《读史管见》一书，这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清人研究《史记》中唯一一本被学者广泛认可的女性著作，有学者将《读史管见》与郭嵩焘《史

1 （美）白馥兰著，江渭、邓京力译：《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李小江等：《历史、史学与性别》，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

4 李健明：《顺德科举鼎盛背后的三级支持》，《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记札记》、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并列。¹李晚芳出于家庭与社会责任感，还编写了《女学言行纂》一书，这也是清代较早的一部由女性编著的女教书，后来才有山东女性王照圆所著的《列女传补注》。李晚芳去世时，王照圆才4岁。可见，李晚芳的《女学言行纂》比王书早许多。²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在18世纪江南女性文学活动衰落的时候，广东的女性文学活动却颇为活跃，女性尤其对历史怀有特殊的兴趣。³

以儒家礼教为正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女性读书识字，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事实上，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科技水平的进步，主流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大量的女性读书识字，著书立说，女性德才兼备的现象在不同地域均有发生。在王朝国家倡导忠孝贞烈的框架内，她们用文字将对生活和社会的感悟诉诸笔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据粗略统计，明清时期，顺德有记录的读书识字女性有66人，其中留下诗集或文集的32人，著作37部。事实上，被淹没的才女和未能流传下来的作品还是个未知数。明清时期，顺德马冈的刻书业十分发达，而刻工几乎均为女性。大量女子从事刻书业，即便初始之时不识字，经过长期熏陶，她们的整体知识水平也会有所提高。在顺德除雕版专业村马冈外，还出现大量私家刻坊，刊刻了许多书籍，如顺德罗氏春晖堂于同治二年（1863）刊刻清代罗学鹏所辑《广东文献初集》；顺德梁镜古堂于同治八年（1869）刊清梁夔谱选集注的《古赋首选》；顺德进文堂于光绪四年（1878）刊顺德冯培纂辑的《文选类联》；顺德龙氏螺树山房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黎春熙的《静香阁诗存》；还有顺德石硝乡梁丝纶堂、桂洲何孝思堂、吉榕书室、松石山房、龙氏知服斋、龙山乡进文堂等均保存刊刻了大量书籍。在这种环境下，知识潜移默化渗入人

1 董森：《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4期。

2 宋清秀：《清代才女文化的地域性特点——以王照圆、李晚芳为例》，《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 （美）魏爱莲著、赵颖之译：《18世纪的广东才女》《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心，人们开始孜孜以习文为业。作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女性，也以读者、作家、画家、塾师和旅行者的身份融入到社会建设中，努力将好妻子、好母亲的传统性别角色予以延伸。

宋元以降，随着儒家思想的日益成熟，对女性的管束力度不断加大，在历经明清思想控制的加强之后，女性地位的沦丧似乎已达到传统社会的顶点。这一点从官方修纂的正史和地方志中可以得到印证。在官方主持修纂的地方志中一般都设有列女栏目，对本地守节、殉夫之类的女性予以表彰，这种行为在明清时期尤为盛行。官府也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以提倡并鼓励这种行为的发生，如由朝廷对节妇烈女予以旌表、赐款建造贞节牌坊或对其家庭予以优免差役等。官府的大力推行以及名誉和物质上的双重刺激，反过来又激发了民间妇女对烈女的向往，使得女性或其家人对此趋之若鹜。在明清史书和方志中，对烈女的宣扬才会不绝于磬。清光绪六年（1880），广州地区曾开展过一次向朝廷申报节孝烈女的活动，官府专门捐资设局，采访各处的节烈孝女并汇总上报，“广州府属合计共节孝烈妇女等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七口。”其中，南海县节孝贞烈妇女李郭氏等4816口，番禺县节孝贞烈妇女韩氏等1721口，顺德县节孝贞烈潘游氏等7545口……¹可见，此风在顺德最为盛行。美国学者曼素恩女士说：“自唐（618–906）以后，个性生动的禁欲主义者与神秘主义者的形象、大胆独立的孝女，都从历史记载中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数不胜数的公式化的叙述，反复讲述着女性以守贞的名义自裁或者在恪守节妇之道的名义下尽其一生侍奉公婆的故事。”²本书的最后两章讨论的就是顺德女性对王朝提倡节妇烈女的响应。

其实，学者对广东女性的考察，更多的关注点是华南特殊的婚姻形

1 《广州旌表节孝烈传》，清光绪刊本，不著撰人，第8页

2 （美）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蔽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态，尤其关注女性在这一婚姻形态中的特殊表现，这就是自梳女与不落夫家等。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已经对华南妇女的抗婚文化进行研究，自梳女的风气与以父系宗族和子嗣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大相径庭。¹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苏耀昌以世界体系理论解读华南丝区，他从“女权运动”的视角考察了发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丝区因离不开大量女工参与劳动，进而导致了女工的抗婚运动——自梳女和不落夫家。他认为这是华南地区乡村工业化发展的结果，这种女权运动发生在土绅统治非常强固的华南农村，是对长期存在的儒家男权专制主义的一种反抗。²他的这一说法受到了美国学者STOCKARD的认同，³但却遭到了美国人类学家萧凤霞先生的质疑。萧凤霞通过文献与田野考察认为，历史上的华南妇女抗婚，与这一地域的文化习俗有渊源关系，而不完全是经济的原因。⁴

广东文化是在中原文化、本土文化和海外文化等杂糅中整合而成，在接受了中原儒家正统文化的同时，其本土风俗文化的特征并未完全泯灭。顺德等地不仅有着大量读书识字的知识女性，更有着自梳女及不落夫家的风气。事实上，她们不仅可以广泛参与各类社会经济活动，读书著文，而且对广东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顺德的知识女性也设帐授徒、交游唱和，拥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自主权，对于她们自梳或“不落夫家”的选择，家庭和社会多能予以理解和尊重。这一现象正是由广东地区文化习俗造成的。而有关这些问题，学术界已经给予了足够的关注。除了上述研究专论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发起召开的“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研讨会”，侧重的仍是非正统的妇女地位，提交会议的论文讨论的重点大多是自梳女和不落夫家，对正统婚姻制度在华南的

1 叶汉明：《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第176—177页。

2 （美）苏耀昌著，陈春声译：《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郑州：中州出版社，1987年，第182—192页。

3 Janice E. Stockard: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89.

4 （美）萧凤霞：《妇女何在？——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导刊》（香港），1996年春季卷。

演化情况几乎没有一篇讨论涉及。¹近年来，这一话题仍是学者们继续关注的对象之一，李宁利的《顺德自梳女文化解读》²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集中讨论了顺德自梳女、不落家现象的文化涵义。有关自梳女、不落夫家、金兰契等华南特殊婚俗的研究论著不下数十篇。然而，学界对华南妇女的正统地位关照却明显不足，甚至处于缺漏的地步。

本书名之曰《与正统同行：明清顺德女性研究》，目的就是考察自宋代以来随着岭南大规模开发的深入，王朝对岭南地方社会的控制不断加强，儒家正统的观念渐渐在岭南地区传播开来，到明清时期终于占据主流地位，或者说，岭南文化终于被归化到中国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官府、士绅都极力按照儒家正统文化的要求重新建构地方文化，而岭南女性因为在唐宋时期的彪悍形象，成为士大夫最先关注的对象之一。女性在仕宦们的形塑下逐渐进入儒家正统的贞孝行列，并随着儒家正统的变异而改变着自己的形象。至于自梳女和不落夫家等非正统观念中生活的女性，由于学界着墨较多，本书刻意加以回避。但她们作为岭南多姿多彩历史的一个侧面，也始终在正统的裹挟下同行，只不过这种同行更多的是并行，而非本书讨论的逐渐并轨的前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顺德女性的分析研究，让人们了解宋明以来岭南妇女更多的是与王朝国家的正统话语同步前进的，自梳女和不落夫家的现象应该不是岭南社会女性生活的主流。

本书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地方志、笔记文集、诗集与诗词选辑、族谱等。我们为此还多次前往顺德进行田野调查，走进历史现场，观察和思考当今人们对历史时期女性生存的集体记忆。

1 马建钊、乔健、杜瑞乐主编：《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

2 李宁利：《顺德自梳女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贞女桥上的牌坊，上刻“贞女遗芳”四个字

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有一处宋代遗留下来的石桥，历史上称之为老女桥，又称为贞女桥，桥上竖立着一个高大的牌坊，上面的匾额刻有“贞女遗芳”四个大字，该桥现已列入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1月18日下午，我们在顺德区博物馆副馆长李健明先生的陪同下，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忠烈先生、华南农业大学历史系吴建新教授，一起考察了这座已有千年历史的贞女桥，桥面上仍躺着几条巨大且行状不一的条石，桥的一头矗立着高高的贞女牌坊，牌坊两旁石柱被几根枯藤紧紧地缠绕，石柱上有岭南硕学大儒湛若水的题词，历经岁月的洗刷已模糊难辨。据陪同的陈研究员介绍，贞女桥下的水系为龙江支流，距贞女桥不远的河道中近年还曾发现一条宋代的沉船，显示了至少从宋代开始这里已是人们出入的重要航道。曾经的沧海今天已淤积为良田，昔日宽敞的河流已变成浅浅的水沟。那么这座贞女桥是何人所建？为何而建？明清时期，地

方官绅如何利用掌握话语的权力，逐渐建构出人们对这座桥的历史记忆？其用意何在？

一、宋代岭南社会的女性形象

贞女桥，初名老女桥，传说建桥者为宋代的吴妙静，其父为南宋高宗朝进士吴南金。目前所见最早记录该桥的是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38《桥梁》云：老女桥在龙江堡，“昔吴道有女将嫁，其婿溺死，女誓不他适，建此。”二十六年后的嘉靖四十年（1561），黄佐又在《广东通志》卷17《舆地志·桥梁》中沿袭了戴璟的说法，“老女（桥）在龙江堡，吴道遗女将嫁，其婿溺死，女誓不他适，建此。”嘉靖两部《广东通志》既没有说明老女桥的具体建桥时间，也没有出现建桥者的名字，但都肯定了建桥者是一位因未婚夫溺水身亡而发誓不嫁的女性，其父名记载也有分歧。

其实，岭南硕学大儒湛若水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所作的《宋贞女吴氏墓表》中，对龙江镇这座贞女桥的建桥者及其建造过程有较详细的描述。他说：

呜呼！此乡俗呼为老女坟，而督学蔡可泉公题曰“宋贞女吴氏之墓”者也。贞女名妙静，宋高宗朝进士、国子助教南金道遗之女。南金无后，女许嫁新会李子。昏期已及，所许子由陆来亲迎，渡龙江而舟溺死。贞女誓不适人终其身，以家资为大石桥五眼，眼用潮石，长二丈二尺，于李溺死处，故后人亦呼为老女桥。自宁宗嘉定四年，以及八年乙亥乃成。理宗嘉熙二年戊戌，刻石记于国明寺。后人于桥东西各置男女庙，如牛郎织女之相望然。今废。复以田十三顷舍入光孝寺，以沙富村地一所为庄，贮所入，取叔南老之次子、理宗朝进士、户部员外郎邦杰后其父，年八十余而终，乡人谥曰室隐。儒士张世美两具闻于官，官为立坊，复修其墓。间以